蜀山劍俠傳/1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四回　莽莽紅塵 重複樂土　茫茫碧海 再踏洪波

下一回▶

冬秀便命擡過一旁，由他們自醒。這纔分別輕重，一件一件地選出刑具來，與俞利挨次試用。那俞利平時以新刑施諸異己，引爲樂事，今日見了這般慘狀，心情自與往日不同，觸目心驚。正在揣測仇敵要用哪一件來對付自己，猛聽二次將他押過，不由嚇了個魂飛天外。冬秀先替三女數罵了一頓，然後指着他道：「這一次該輪到你了。」說罷，便下位去，命老鐵父子相助，自己親自動手，由輕而重，把六件非刑全給俞利試遍。每暈死一回，便用涼水噴醒過來。略容他緩一緩氣，再行動手。祇治得俞利哭一會兒、笑一會兒，疼、癢、痠、麻、脹全都躬親嘗試，死去還魂了四五次，纔行試完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三女不知冬秀心意是一面拿仇人泄忿出氣，一面想借此留住三女，使她深受衆人愛戴，好在島中長住。見日色偏西，天已不早，昨晚喫了煙火食後，幾自覺出腹中有些飢餓，便催冬秀急速將俞利處死。冬秀看出三女心意，自己忙了大半日也覺有些腹飢，便悄聲告訴老鐵吩咐別殿執事，準備上等酒食，然後回身走向三女身側，悄聲說道：「小妹豈不知三位恩姊急於迴轉仙府，無奈十多年殺父之仇與全島人民的公忿，不能就此便宜了他。二則島上人民盡都是當初老伯在日帶來，方登樂土，便遇惡賊爲虐，心念故主之恩，淪肌浹髓。此時如走，必然逼出許多人命，老伯在天之靈也是不安。適纔我將俞賊的嘴堵住，一則防他和藍二龍那狗賊一般求死惡罵。二則還是防他說出老伯歸天，是他陰謀害死。好在全島的人都當老伯仙去，當時下手的奸黨，除俞賊外全數伏辜，決無泄露。

正可借此時機，選一賢明島主，使衆人重享安樂，以符老伯在日之志。三位恩姊縱不樂居紅塵，也應體念老伯遺志，權留些日，等島主舉出，再行迴轉仙府。島上人民不論尊卑，因爲有了這場事，俱以爲有仙人在暗中福善禍惡，誰也不敢爲非作歹。把這一島造成永久的世外桃源，豈不是老伯積下了無量功德？」

言還未了，三鳳搶答道：「我們還得到母親墓上行祭，今天反正是回去不成。祇不過我們想到海中弄點東西喫，要你先把俞賊殺了，打發衆人走去，纔好下去罷了。」冬秀笑道：「殺俞賊須三位恩姊下手，那極容易。若說遣散衆人，這些島民心思不用問，定是怕三位恩姊暗中迴轉仙府。就令他們散開，也必有許多人晝夜防守挽留。祇有等過些日子，衆人看出三位恩姊俱都沒有走的意思，纔好想法回去。如今要他們相信，全數走開，哪有這般容易？至於喫的，三位恩姊也應該略微享受人間之味，我已令人辦去了。」初鳳因二鳳、三鳳俱有留島之意，聞言雖然不願，一心祇記準老蚌別時之言，不過知道冬秀也是一番好意，並且當日回宮已是不及。打算明日祭墓之後，再暗勸兩個妹子一次，如若不聽，決計獨自先回，以防萬一宮中寶物出現，失了良機。主意打定，當時也不說破。冬秀見初鳳並無話說，自己私願十有九可望如意，暗自心喜不置。

這時俞利幾經非刑處治，死而復甦，嘴又被人堵住，遍體鱗傷。已疼得肌肉亂顫，透不過氣來。冬秀親到俞利身前仔細看了看，見他氣息僅屬，奄奄待斃，知已離死不遠，便對俞利道：「若非三位公主再三催促將你正法，我還想給你多受點罪，方消我殺父之仇。雖然便宜你速死，祇是你一人須抵不了多少命債。待我先斫你幾刀，再請三位公主行刑。我和你的仇恨不消說了。這是三位公主的事兒，你也知道。如今這般治你，不冤枉吧？」俞利聞言，已聽出冬秀心存異念，想利用方良仙去之說，來治理全島人民，並且看出三女雖因報殺父之仇，要他的命，並不像冬秀這般狠毒，也無據島爲王之心，想給她揭穿，偏又張不開口。祇急得瞪着一雙眼睛望着仇人，紅得似要冒出火來。

冬秀知他怒極，笑罵道：「你這狗賊！還不服麼？待我給你將嘴裏塞的東西掏了出來，讓你換口氣如何？」俞利不知是計，還在打主意：「反正免不了慘死，祇要能張口，便給她喊破，至不濟，也惡罵她幾句。」誰想冬秀更毒，一面說，早放下手中刀，從一件刑具上摘下一隻鉤子。俞利被綁倒在地，也沒看見。等到冬秀扯去口中槍纓，正張口伸舌，想吐去滿口碎麻再罵時，冬秀左手扯槍纓，一見他吐了口氣，舌頭方伸出，早就勢右手一鉤，將他舌頭鉤住，往外用力一扯。順手抄起地下的刀，齊嘴脣一割，俞利的半截舌頭便已割斷，順口角鮮血直流。疼得祇在喉嚨裏哼了兩聲，連聲音都未能急喊出來，手足微一掙扎，又已暈死。冬秀親自接過老鐵手中冷水噴了兩口，方得二次回生。一見

冬秀含笑站在面前，低頭望着自己，滿臉俱是喜容，自是恨逾切骨。怎奈身落人手，別無計較，便暗中拼死般提起氣力，含着滿口鮮血，朝冬秀臉上噴去。

俞利雖是垂死之人，平時內外武功俱有很深根底；何況又是情急拼命，作困獸之鬥，不顧傷處疼痛，將周身所剩一點餘力，運足氣功，用在這一口血上。冬秀武功本來平常，在那得意忘形之際，以爲仇人還不是一任自己隨意宰割，萬沒防到他會有此絕招。見俞利死又還魂，因見殿階旁諸長老見俞利受刑慘狀，先時還不怎樣，末後一次，有幾個竟將眼看向別處，大有不忍之意。不便再多加荼毒，滿想再給他兩下，便去請三女下位動手。猛見俞利口張處，眼前紅光一閃，料知不妙，想避已是不及，竟噴了個滿臉開花，立時覺着臉上似無數釘刺肉一般奇痛非常。幸而眼閉得快，稍慢一些，怕不打瞎纔怪。喫了大虧，不由毒火中燒，也無心注意旁觀的人如何，扯起衣角，略一抹拭面上血痕，躥上前去，避開正面，用刀朝俞利口中一陣亂攪亂撬，卻不往下扎去。轉眼工夫，將俞利一張嘴割了個亂七八糟，連上下脣帶門牙全部弄碎。又給他腿背上不致命的所在找補了幾刀。俞利又是死去還魂了兩三次。冬秀也覺力乏，纔住了手，回身請三女。

當時冬秀盡忙着收拾俞利，並暗中打算如何利用時機去做島中女工，雖然臉上疼痛未消，並沒在意。反是三女因冬秀聰明巴結，善體人意，身世又極可憐，惺惺相惜，對她已無殊骨肉。起初見冬秀用刀在俞利頭、臉、腿、臂上連割帶削，流了一地的鮮血，殿側列坐的諸長老都目視旁處，後來竟自以袖障面，二鳳、三鳳還不怎樣，初鳳卻覺冬秀報仇稍過。及見冬秀一回身，滿臉俱是血痕，先已聽冬秀後退時「哎呀」連聲，知道受傷不輕。二鳳、三鳳同仇敵愾，自不消說，連初鳳也大怒起來，當下同時立起，走向俞利身側。冬秀道：「這狠賊萬死不足以蔽其辜！小妹殺父之仇，已略報一二。三位恩姊不可便宜了他。反正他也活不了兩個時辰，給他一頓亂刀砍死，再將他一顆狠心取出來敬神吧。」三女聞言，果然取了三把快刀，一齊下手。俞利十年爲惡，一旦遭報。當冬秀住手時，已是十成死了九成，僅止知覺未斷，哪還禁得起這一頓板刀面，幾下便已斷氣。冬秀恨猶未消，幫着三女一連亂砍。三女力猛手沉，不一會兒，砍成一堆血肉。纔將首級割下，從爛腸破肚之中，用刀尖將一顆心挑了出來。命老鐵將首級持去掛在長竿之上示衆，賊心用來祭靈。餘下賊黨，等候明日掃墓之後，再行發落。

分派已畢，佬石已命宮中廚房將酒食備好，設在偏殿之中。冬秀傳命衆人散去。衆人哪裏肯散，有那在宮牆外擠不進來的人民，因隔得太遠，沒有看清公主的容貌，還想請求到殿階下面瞻仰。冬秀幾經命老鐵父子向衆申說，天已不早，公主以後既然久留，終會相見，大家可以回去，各安生理，此時正在進膳，無須如此亟亟。衆人方纔散了大半。

那些島兵，便由老鐵父子率領，各自歸隊。除惡行素著者外，餘人概行豁免。

初鳳姊妹雖然入世不深，見冬秀處理井井有條，也都佩服，讚不絕口。初鳳在席間笑對冬秀道：「我姊妹三人因受恩母遺命，不回海底，難免誤卻仙緣；況且島上之事，一概不知，也難治理。我看姊姊是個幹才，何妨便代我們做了島中之主？一則省得姊姊水中上下不便，二則也符島人之望，豈非一舉兩得？」冬秀笑答道：「漫說我本無此德能，昨日俘虜，今做島主，難以服衆。縱然三位恩姊錯愛，如今賊首妖婦雖死，還有妖道和一些餘黨未歸。適纔在地宮中擒俞賊時，妖婦已經驚醒，如非二恩姊下手得快，出其不意，將她刺殺，那滿宮中的無情毒火，轉眼燒到面前，如何抵擋？後來雖知她祇是個障眼法兒，但妖道是她丈夫，想必比她厲害。三位恩姊如不在此，留下妹子一人，孤掌難鳴，到時豈不也和俞利一般，任人宰割？況且全島人民思念故主，一念忠誠，三位恩姊一去，就說他們不真個相率投海，難道又任他等在妖道回來後墮入水火之中麼？」初鳳聞言，沉思了一會兒，便問二鳳、三鳳兩人怎樣？二女俱都附和冬秀的主張，三鳳更是堅決。初鳳好生憂急。

少時用完酒宴，冬秀因地宮血迹污穢，便命老鐵父子將宮中許多婦女全數放出，本島有家的還家，無家的等到明日另行擇配。祇留下四名服侍的宮女。另率人將宮中幾具賊黨屍首擡出掩埋，打掃乾淨聽用。

當晚便請三女離了別殿，宿在王宮之內。出殿時節，島民聞信，齊集別殿宮牆外面，夾道歡呼。一路上香花禮拜，燈燭輝煌，自有一番歡樂氣象。及至到了王宮起居別殿之中，又更華麗非常。真是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起居飲食，無不精美。人情大抵喜新厭舊。海底紫雲宮雖是仙宮，一則三女在那裏生息多年，過慣了，不以爲奇；二則彼時仙書未得，還有許多靈域奧區未曾開闢；三則人間繁富，尚係初來，三女不能辟穀，海底仙藥猶未發現，每日祇喫異果海藻，衣服更談不到，一旦嚐了人間滋味，又穿了極美觀的衣服，未免覺得人間也是一樣有趣。除初鳳質厚心堅外，餘人俱有樂不思蜀之想。初鳳一再重提前事，二鳳、三鳳雖不曾公然反抗，均主暫留。初鳳見勸說不聽，便對二女道：「你們既願在這裏，明日祭墓之後，我祇好獨自回去。紫雲宮中異寶不現，決不再來。冬秀姊姊不能涉水相隨，下去須喫許多苦頭。你二人須記取恩母之言，紅塵不是久戀之鄉，務要早回，以免惹些煩惱，自誤仙根。」二女不假思索，滿口應允。冬秀勸了一陣，見初鳳執意不從，祇好由她。因二鳳、三鳳願留，已是喜出望外，便不深勸。